第四十八卷

人品部三

忠諫三

海瑞附許　楊源　楊繼盛

鄒元標　王用汲　朱吾弼

劉曰梧

卷四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三

忠　諫

嘉靖間戸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尊居九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能盡言而巳人臣務爲容悦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爲訐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蓋亦眩脅名實非通論也　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絶人可爲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高漢文帝遠甚

然　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人爲

陛下一正爲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臾
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諸臣顧
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徵所言或不免己私
或失詳審或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是己拒
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
盡然陷　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
謂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日使人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皐夔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在 陛下一振作節省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

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巳無爲之道也民物熈
洽熏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　陛下性分中有眞
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
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懸思鑿想庶幾一
遇之其可得乎此理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
小臣畏罪而面爲順無有肯爲　陛下一陳之者是以
陛下不得知而臣竊恨焉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世廟識餘錄　嘗聞世廟閱海忠介疏時
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
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

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
亭擬以毀謗君父决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
改擬秋後處决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衮停刑至冬
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
熟救解忠介且爲楊焦山之續而世廟再蒙殺諫臣
之名矣　林居漫錄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浙江按察司楊公瑄之子也正
德改元七月源因目覩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
及心宿中星動搖天𤋮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
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內侍

寵幸遊逸小人節賞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月侍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
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霜霧交作爲衆邪
之氣陰冐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
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曰自正德二年來一
向占候得火星入紫微垣帝座前或東西往來不一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斥之曰爾何
官亦思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于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屍瘞之孤樹裒談
明楊繼盛以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爲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時咸寧矦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矦鸞驕且內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矦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踐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

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伏羌之奔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熠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虜昨深入踦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八虜狡詐出没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虜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

或互市畢卽入冦入冦矣而駕馬委他部我旣無所懾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饜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

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損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矦鸞恌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後虜數敗約入寇矦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矦鸞剌骨而善公策以不得

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矦鸞公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矦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客具疏謀論相嵩其辭曰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内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茂宗等常劾之矣然

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
又善爲撫飾反誣言者之非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
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貺嵩之身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
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務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
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
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
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
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敢起稿之直
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絶一或少

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

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
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巳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巳之能以與君爭功
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
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
盡出於彼而後巳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
擀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
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

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巳知天語旣下前講若合符契知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之計欲令孫冐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

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黃如桂爲廵按朋姦比黨譸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户令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倆既作倣傚成風蔣應奎

等令子冐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冐功
也在蔣應奎等貪冐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冐人所共知
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冐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
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窺伺之時
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
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冐哈舟
兒軍功世蕃亦籍以陞廕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
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
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

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
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
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
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
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
大罪也前胡虜犯内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
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
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
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
無恐也吾爲寄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

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夂紿汝
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
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
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
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
豐乃陛下供事内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
内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户科都給事中厲
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
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
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爲心惟日以賄嵩爲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
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
嵩爲輔臣謟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懃者貪如盜蹠
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
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
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
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
乎謟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
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

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
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
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
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
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
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
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
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内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
涉卽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
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詧

犬其姦二也嵩旣内外彌縫周容所畏者廠衛衙門緝
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旣與
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
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
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
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廠衛旣已親矣所
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
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
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旣選之
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

愛憎則授之論刺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卽陛
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
科道諸臣寧恐於負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陛下
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
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
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
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
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恐望者亦先報世蕃故
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爲一黨互相
附倚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

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

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旣明軍威自振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譏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弇州

觀政主事鄒元標疏斥輔臣回籍守制標於某日聞輔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爲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乞皇上皇上不聽計哀亦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也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澤今年

掌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衣冠無異禽獸聞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疏舉姑舉其㝡著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茂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號怨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居正限各省決囚有定數

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遂有濫及無辜者矣
夫决之先歲者輙以示威來歲其數一定則雖有自新
者其道無由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
工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
臣畏罪不敢言閒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則有今日
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
周先歲黃河汎濫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窩
爲巢啜水爲飧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彼水潦如此彼
旱魃爲災可知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有司不奏
皇上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深刻之吏阻豪傑之才

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皇上有旨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設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未定耶此標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如何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衰人心自此而死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擅權戀位者輒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

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標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非常之事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禽獸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是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傍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巳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

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
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
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固
大禮也居正以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乎蓋欲誇
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
還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
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
如此事皇上可知已抑標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
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爲曠職臣覩
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

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悍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効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楚也身服衰絰心同犬羊竊謂不斬士楚雖衆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天變弭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堂堂丈

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堦奚憾哉　熈朝奏議
萬曆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
正准假歸塟內敘湖廣都御史陳瑞鄖襄都御史徐學
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塟等情獨廵撫都御史趙
應元奏內不見敘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臣始疑
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爲退避計乎奉
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
題覆舊例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炌求悅輔臣遂叅論其
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臣得以
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鄖避事故凡京秩

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大驟恐超躐
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或朝有忮害之
黨勢難以並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義未必盡於匪躬
而其心要非出於爲邪故自祖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
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寛
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
炌之言推之則諸臣皆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
矣無論遠者卽應元疏入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
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
主事孫一星劉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爲題覆皆奉

旨俞允何獨無一人爲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者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陜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疾而率聽吏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遽療之痾而獨應元爲强健無病之人乎且謂論諸臣卽炌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稍夤緣攀附拔置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炌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御史爲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陛下所持以弾壓諸大臣之專而壯虎豹在山之勢

者惟臺省二臣也今一爲挺然特立之行卽其身之不能免責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人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繫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可勝紀陛下但見炌之論劾論應元恣肆任情巧爲趨避卽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以懲抑者半爲不附宰相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寄者

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皐則以吳中行趙用賢
之故而諸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
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苟失輔臣之心則
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
臣中外籍籍亦咸謂有所由來焉臣不意陛下以其消
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臣鬻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
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鬻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夫
本朝事體曹寺各自爲屬閣臣不容少干塡報賢否在
各堂卿而吏部爲之總評自述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
爲之彙覆爲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

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爲而預爲之所在
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失亦
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
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
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陛下天縱
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也爭欲探驪龍之珠碎
玉堦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主哉是故陛下
欲織叚疋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琁璵則部臣科臣言
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
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意

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其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逢也今大臣能不逢相之惡者有幾若炌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今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月取庶政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

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炤之罔上行私非唯不敢形諸
牘且不敢萌諸念矣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
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群情洶洶卒與臣同而卒懼輔
臣之威無敢懐忠盡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
之誅而特爲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
威刼之士或稍歛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
忠陛下之心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熈朝奏議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留都御史朱吾弼奏爲　國運昌
隆天心仁愛懇乞　聖明亟躬禱謝親朝講録忠直以
弭變異以永治安事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

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弃魯之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項者鬱攸挺災見於兩宮肇戌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盖不測之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脩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

旨諄切反咎固旦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勲乎抑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宮寢舉　陛下順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宋災者符則今日之火天心實忿忠直屏疏庸碌尸竊臣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脣顯赫之威者而參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躬禱謝親朝講録忠直爲今日消弭第一請也夫　聖明下罪巳之　詔致省躬之

誠正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盛際臣獨請亟躬
禱謝親朝講録忠直者誠見　陛下深居宮禁臣下隔
絶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
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躬禱謝親朝講録
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祗襲　下詔之靡
文仍用　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
啓其繹將危辭讜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
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
言者優示曠盪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靦顔
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爲快殊非

盛時景象可畏已臣願　陛下穆然思皤然省揣　上
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宮居而不郊祀也胡
然宮居而不廟享也又胡然宮居而不朝不講不信仁
賢以空虛其國顛倒其行也是宮之爲祟也以宮之爲
祟而燔其宮豈非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
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常虞其傷敗故自宮居
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祲荒倭虜緬播災
變之作曆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天又以
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以北上門災矣西華門災矣巳
警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宮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警

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天永命禳災
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更始躬禱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
㢘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
敢言之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
起序用而林莽遺賢畢遠正士並得闕其忠矣於是孝
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邪之
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遄發也章奏之不可不
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黷情好之

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畿甸之民不可累海宇之力不
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見録之士必有陳
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引古道析時政者暴諸
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者可面决以一言在臣下
免煩瀆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駴懼之情
成萬代瞻仰之舉　陛下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
悟振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巳
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宮庭嚴邃回禄災蔓
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遘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
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臣熟計脩省極務非　陛

下躬禱謝親朝講録忠直群嚚必弗静　天意必難回
臣故以爲消弭第一請也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
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
弔文公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夫御廩之
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寳之所藏也今
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令已復殿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
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
所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臣於　陛下今之災敢竊附

公子成爻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陛下獻亂
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者曰　陛下
聖明欲持乾斷往往意所將行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
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圜兵誼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
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
除躬禱謝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舉行外即
將臣疏　勑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名上　請盡賜
録用蠲省皆實心修皆實事無負　天心永昌　國運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臣劉曰梧爲顧
瞻陵廟有感陳言懇乞　聖明上推　皇祖親愛至情
亟舉追崇曠典以隆達孝事臣備員奉常一應陵廟祭
祀皆得以職事駿奔其間自京師東出朝陽門三里許
鍾山岳峙孝陵在焉一歲凡三大祭五素祭東去數百
武爲東陵則　懿文太子寢廟也一歲凡九大祭一素
祭夫　高皇帝太廟自有常祭故禮不欲數乃　懿文
太子之祭獨視諸陵有加禮其中似有深意焉臣趨蹌
之暇瞻眺鍾山則佳氣蘢葱翠屏擁衛届祭冠裳濟楚
禮儀嚴肅將國家億萬年之典禮福澤萃是矣及至東

陵則氣象辯瑟人情黯慘臣四顧徬徨如有長恨而聞
噫歎之聲不勝泣下沾襟也已伏而思之豈非以 懿
文太子舊有興宗孝康皇帝之號而今猶仍故太子之
稱耶又非以烝嘗雖備而非湯孫之將殽核雖陳而尚
不免有若敖之餒耶夫 懿文太子之去尊號以 建
文君之革除也而 建文君之祀號不崇則 懿文太
子之號不可得而議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臣請昌言而無誅可乎夫 建文君非他也 高
皇帝之嫡孫而懿文太子之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懿
文太子薨奉冊立爲皇太孫三十一年 高皇帝升遐

挈神器而授之君臨天下五年寬仁恭讓無大失德第以文柔不斷更張無序取怨宗親　文皇帝遵祖訓稱兵靖内難而　建文君遂遜位焉家庭禪受非有易姓之禍也鍾虡不移非有社屋之慟也八百會盟二士冠馬亦何必嚅囁而諱言之唯是金川失守俄傳建文君闔宮自焚　文皇帝出其遺骸于煨燼中哭之曰孺子何至于此旋用侍講王景言葬以天子之禮夫非以其踐天子之位耶恨當時持禄保位之徒患得患失一意逢迎不復議及祔祀謚號山陵等禮遂使千古名義沉淪湮欝垂二百餘年大為一代缺典夫非　文皇帝之

過也夫生爲君主歿無謚號既不得入祔太廟又不得
別享專祀封樹莫識寃魄無依此忠臣義士之所爲飲泣
而田夫野老之所爲吞聲也夫祖父之于子孫未有不
親愛者也親愛之未有不顧復而憐恤者也　高皇帝
當享祀之日寧不左盻東陵而念懿文太子之或慼恫
否又寧不因東陵而念建文君之不血食否豈惟　高
皇帝抑亦　文皇帝之所不忍也臣嘗閱別録載　文
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
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
語描寫　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情意逼真必非無稽夫

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　建文君之無祀可知也且建文君每戒諸將曰毋輕犯皇叔後世有不韙之名其尊尊親親之心可想也　文皇帝獨無是心乎臣故諒　文皇帝之所不忍也且　高皇帝肇造家邦聖子神孫宜君宜王郎天潢玉牒之派以逮罪废各宗奚啻千億莫不生享爵禄死有奠饗而首傳主皂之孫獨不得與桮羹斗酒之祀宜乎國制無主孤魂令有司春秋致祭及讀御製祭文如僞漢陳友諒等哉爲仇敵皆得列名首祭而承家享國之主獨不得與招魂望祭之列可乎且元順帝一夷狄之君耳荒淫無道自取

滅亡原無足恤　高皇帝第以其識天命審時勢遠遁
沙漠歿而謚之曰順　文皇帝雖不廢征誅　建文君
亦庶幾揖遜而乃不蒙恭順之褒是視懿親不如夷狄
也非所以為訓也況靖難死事諸臣　文皇帝嘗稱之
曰彼自食其祿自盡其忠夫在臣為忠則于其所忠者
可知已我　皇上登極之初推　文皇帝憫忠至意首
發明詔凡死事諸臣皆得祀于其鄉又允言官議凡諸
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卹録而于建文君則否是有臣
而可以無君也非所以辨分也夫親愛者人生不可矯
飾之真心名義者萬古不可磨滅之正理拘　文皇帝

忌諱之小嫌而不思　高皇帝親愛之深情悖也避一
時訐直之顯禍而不顧萬世名義之大閑鄙也私議之
而公諱之非忠也即言之而隱約不盡亦非忠之盛也
况廟堂之上諱言之野史則以繁言之矣失今不爲釐
正萬世而下必有正之者矣我國家典制經綸宏遠周
密盡善盡美而獨于此一事久不議及俾人心有餘憾
后世有遺議何以垂史冊而昭示于將來其所關係豈
渺小也伏乞　皇上畱神省覽體祖宗之情之所必至
察倫常之所不得不然　勅下該部集廷臣會議建文
君應否追崇尊謚增立廟祀復其年號封表山陵用補

一代鈌典如以太廟難于議祔山陵年遠難稽則請別立一廟歲時享祀如制或准先科臣萬象春議祔主于懿文太子之廟一體致祭而于懿文太子仍還其已崇之舊號則　高皇帝在天之靈以慰　文皇帝之心亦安而善繼善述　皇上之達孝亦流傳于萬世矣臣職司祀典誼當補闕援筆屬草三復涕零誠不自知其何從豈徵臣一生忠義自許　高皇帝亦或默鑒之而一時㙂墓之感　高皇帝亦或陰啓之耶乂若兹臣即緣是而獲重譴亦可以見　高皇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鴻書卷四十八終